

**大槐树：**  
**寻根永系故园情**

虬劲粗壮的人造槐根上，一块黑底黄字的“大槐树寻根祭祖园”横匾置于根中。洞开的大门内，一个红底黄色的“根”字铺满影壁，两旁“饮水思源”四个篆书格外醒目。整个造型，无不寓意大槐树移民后裔同根同祖、同门同心。

走近山西洪洞大槐树，一股莫名的沧桑和乡愁悄然袭上心头，耳畔萦绕着那首家喻户晓的民谣：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？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

仿佛时空穿越了几百年，瞬间回到历史根源的始发站。透过历史的烟云，我似乎看到了移民先祖眷乡恋土的眼神，听到了他们背井离乡的呐喊。

忽然间，悲壮的音乐响起，循声寻去，只见大槐树下正在上演《大槐树移民》的情景剧。一部凄凉悲壮的移民历史，就从大槐树下拉开了骨肉分离的序幕。“凡五口之家迁二，六口之家迁三，七口之家迁四，八口之家迁五，有丁无地之家全迁。”自明代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至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近五十年内，先后从山西组织了十八次大移民，迁徙数百万人，涉及1230个姓氏。每一次移民，都是生离死别的老家难舍；每一次移民，都是舍家弃业的热土难离；每一次移民，都是千辛万苦的拓荒重建。

大槐树下哭声恸野，哀声不绝，折一枝槐枝带走，捧一杯乡土于怀，多少移民从这里含泪启程，凝望着那棵高大的古槐，一步一回首，三步一徘徊，泪眼模糊了家乡的墙院，最后只有那一棵茂盛的大槐树，还有树上的一窝的老鹳，烙印在故乡的记忆中，时常在梦里浮现。从此，只留下“洪洞大槐树”这个最简单的符号，成了一种象征，一种寄托，一种情怀。这是移民先祖共同的家乡，这是大槐树后嗣共同的根。无论身在何方，这里终究是祖根相系的原籍、血脉传承的原乡。

这是怎样的一棵大槐树？让无数人魂牵梦绕，让数代人念念不忘？最早的那棵“树身数围，荫蔽数亩”的千年汉槐，已不复存在，后人在它的原址立了碑亭。所幸的是，在第一代古槐不远处，又同根衍生出了第二、三、四代槐树，嘉树延年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正如枝布叶分的移民后嗣那样殷盛兴旺。

上香。叩首。祭奠。祭祖堂庄严肃穆，堂内供奉“显大槐树移民先祖之神位”，两侧一格格方龛内供奉1230个移民先祖的姓氏牌位。心绪一下凝重了许多，人们搜寻着各自的祖姓，让眷思与怀念化作缕缕清香，告慰先祖飘泊的灵魂。

来到祭祖堂，细细品读“古槐永系故园情，老鹳常牵游子梦”的楹联，凝视古槐后裔姓氏表和迁移线路图，百感交集。明代迁徙外地的大移民，如同洒向四野的种子，在异地他乡重新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槐树后裔，约有2亿人之众，他们把这里当作是“家”，称之为“祖”，看作是“根”。

走过莲馨、槐香、鹳鸣三桥，漫步中华姓氏苑，回眸挺拔苍劲的三代大槐树。那饱经风雨、浴火重生的大槐树，何尝不是一种中华儿女的精神象征？她生生不息、代代相承的精神，与千百年来中华儿女自强不息、奋斗不已的精神如出一辙。

一棵生生不息的沧桑古槐，一曲凄凉悲愤的《苏三起解》，一首妇孺皆知的民间歌谣……这便是亿万华夏儿女魂牵梦绕的故乡、寻根祭祖的圣地——山西洪洞。

**山西洪洞**

## 一树一曲总关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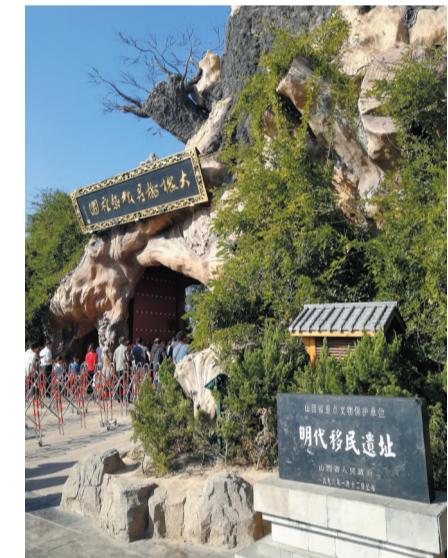
大槐树



移民浮雕



移民情景演出



根雕门洞

### 苏三监狱：虎头牢里羁红妆

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未曾开言我心好惨，过往的君子听我言……”这折耳熟能详的《苏三起解》京剧唱段，几乎霸占了各大电视台的晚会综艺节目，唱的是苏三在洪洞遭冤狱之后被押往太原复审的故事。

苏三已起解，走进了历史深处，但关押苏三的这座监狱，逐渐被世人知晓，亦被后人称为苏三监狱。数百年后，居然成了山西省洪洞县的一处历史文化景点，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游览，发思古之幽情。

苏三监狱位于洪洞县城内，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元年，距今已六百多年，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完整的明代县衙监狱，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监狱。

监狱并不大，与繁华闹市仅一墙之隔。一步入监狱，就能感觉到里面壁垒森严，阴暗冰冷。院中一尊汉白玉苏三塑像，正透过监狱的垂花门，孤零零地向外张望，清秀的脸庞写满了凄楚的哀怨，令人顿生几分怜爱。正是这位寻常的风尘女子，让这座冷森的历史遗迹，有了些许的暖意，也令世态炎凉的人间，存续着一缕超乎物质纠葛之外的真情至性。

墙高狱深，机关重重，切断了所有能“越狱”的可能。狱中过道上空，铁丝密布，铜铃高悬，稍一碰触，铃声大作，真可谓“天罗地网，插翅难飞”。牢房的墙厚达1.7米，内灌满了流沙，一旦有人挖墙，流沙就会“飞天而降”，堵住墙洞，防止犯人挖墙越狱。狱中更是暗无天日，后壁冷墙让人不寒而栗。

牢房门头额雕有一虎头形的动物“狴犴”，呲牙咧嘴地怒视来人，这是关押死刑

犯的死刑牢。“狴犴”是一种上古神兽，俗称龙生九子，第四个儿子即狴犴，外形既像狮又像虎，因威猛有力，为震慑那些穷凶极恶的犯人，古代常被雕刻在牢门上方，俗称“虎头牢”。

透过小如豆腐干的窗框窥视牢房室内，只见室内仅有小小土炕，小得容不下犯人躺卧，只能坐，这大概是人们把服刑叫“坐牢”的由来吧？苏三当年就是在如此仄小的死牢中备受煎熬，难以相信她那弱小的身躯是如何承受住这非人的身心煎熬。

关押苏三的监狱，是我国仅存的一座明代监狱，里面也曾经关押过无数的囚犯，却因为一个外柔内刚的弱女子，在此沉冤昭雪而出名。这座监狱的历史故事，并不是那么动听，但它的背后则是一桩著名的明朝冤案。

苏三本名不叫苏三，原名周玉洁，山西大同府人氏。五岁父母双亡，被拐卖到北京苏淮妓院，遂改姓为苏，起名苏三，花名“玉堂春”。因苏三天生丽质，在苏淮的刻意培养下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十五岁便在京城葫芦巷内树起艳帜，很快就成了京城里颇负盛名的红妓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苏三同官宦子弟王景隆结识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立下山盟海誓。很快，王景隆的数万两银子花光，可是老鸨认钱不认人，就把他赶出妓院，不许再和玉堂春见面。玉堂春心中只有王公子一个人，任凭老鸨软硬兼施，誓不接客。老鸨无法，只好将玉堂春卖给山西洪洞县的商人沈洪做小妾。

沈洪常年在外经商，不知妻子皮氏早

就与邻居赵昂勾搭成奸。当沈洪带苏三回到洪洞家中，皮氏顿起歹心，与奸夫赵昂合谋毒死了沈洪。然后，“恶人先告状”，皮氏状告苏三毒害丈夫，收了赃款的县官动用酷刑，导致苏三屈打成招，被关进“虎头牢”。

再说被赶出妓院的王景隆，后发愤读书，考中进士，巡按山西。听到苏三被判了死罪，王景隆便到洪洞暗访。得知苏三完全是被人陷害入狱后，王景隆下令，立即把与苏三案有关的全部人员押往太原复审。在公正审理下，苏三的冤情很快被查明，贪官县令被撤职查办，真正的凶手皮氏和赵昂伏法，王景隆与苏三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

小小的“虎头牢”院仍在，苏三当年洗衣的石槽仍在，她打水井壁上被井绳勒出的十几道印痕仍在，虽然人去井空，但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个蒙冤受屈的女子，依然向天睁着幽深的眼睛，投去哀怨的一瞥。

一部《玉堂春》和其中常常单独演出的折子戏《苏三起解》，唱遍了神州大地的大小舞台，尽管戏曲以“千部一腔，千人一面”的大团圆结局，但也看出了悲剧的实质。这座延续了六百多年的苏三监狱，并没有消失，它就是过去冤假错案的一个缩影，向现代人诉说着众多蒙冤古人的悲戚与无奈。

一棵寻根问祖的古槐树，一部家喻户晓的戏剧，一首“大槐树下老鹳窝”的歌谣……很多人因之而来到山西洪洞县，看一看传说中的大槐树、老鹳窝，看一看因关押苏三而闻名的苏三监狱。那一树一曲，令人铭记，发人深思。

文/图 许国华